



將將紀卷之十二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鼎思睿甫 梓

御將得可為法

漢章帝

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

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
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
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
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而
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
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
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
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

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
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
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擊夾門而伏超乃
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
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

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因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

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

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

謀事須智決事在膽智勇足備古今使絕域者班超一人矣章帝能壯其節且不別選吏而俾遂前功焉曰吏如班超不用而更誰選乎帝於是乎為知人矣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併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奉使絕域備遭難厄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

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臣超區區竊冀未便僵仆目見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往佐超帝即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

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請遣使招慰與合力帝納之乃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而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言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

能盡與超同心乎因責令邑詣超受節度而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超超感奮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王而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斬之并擊破其衆南道由是遂通章和元年復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黑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而陰緩所得生口使聞之

于是于寘引而東長史亦引而西期夜聞鼓聲而發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遮超而遣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亦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小人之不忠不智者既不能為國宣勞而又欲掩己短而惡人之為國宣勞必多方以沮抑之曲說以粧塗之俾公與私兩俱傷敗焉

不顧也。凡超所為者，亦極難矣。其所樹績，亦偉矣。李邑何人，而尚以護短之心，欲行其譖乎？章帝非惟不受之，又能照知之，而令邑詣超，受其節度焉。且別遣和恭將八百人助翼之，獎忠勛之，奮志破讒慝之，奸謀威震西域，獨超力哉。

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帝即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

邊十二郡騎士，及八羗胡兵出塞。明年，憲與各名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羗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相陽塞，皆會涿郡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潭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湏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鞭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

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湏日逐溫吾夫渠王抑鞮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命班固作銘

使功不如使過古有是語至竇憲蓋必誅之罪也可使乎乃憲奏願擊匈奴贖死而南單于適有請兵北伐之事章帝姑寬其誅命將焉遂以成破虜大功斬名王以下萬三千餘級獲生口馬牛羊駱駝百餘萬頭震懾款附者又八十餘部率降者前後餘二十萬人銘功燕然之山揚漢威靈為千古絕唱則其人雖非未必非使過之力也

漢和帝

段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值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恐賊驚去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還熲於道偽退而潛於還路設伏伺之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縱兵擊悉斬獲之

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贖徵拜議郎
克敵者一時之權違令者死况詐傳詔旨乎
禮稱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
之可也故甘陳矯制而劉向頌其功劉仁軌
抗旨而君子不議其罪段熲誠詐璽書矣顧
其地果在邦域中耶是可以斷熲之功罪矣
漢帝始雖從吏議卒能令以功贖拜議郎焉
於法幾允矣

魏王曹操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
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
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
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
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左
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雲長大節凜然無待贊曹公褊心且最忌玄
德者而能聽雲長還事其主亦幾希有英主

之度量哉

曹操既敗袁紹于其篋搜得許下及軍中人書不入覽皆焚之曰當紹之疆雖孤不能自保况餘人乎衆皆服

焚書安衆蓋昔人已行之事蓋不如此則無以破城府而生敵於舟中也故雖以老瞞忮忍亦蹈行之彼豈真能以度量容天下者乎蓋計必由此矣

漢昭烈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来至雲營視昨

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將領之不必主知而效忠者少其樂於見知而效節者多經戰之地苦難之情安得為君者按行而指數之敵愾之氣有不因之生奮者乎趙雲信勇健及先主臨營視所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一語褒稱千鈞比重矣
須賞哉

吳長沙桓王孫策

策自將討祖朗於陵陽禽之謂曰爾昔襲孤斫

孤馬鞍今劊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耳勿怖也卽破械出之署為門下賊曹又討禽太史慈於勇里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咲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署門下督軍還之日兩人竝為前導軍中榮之會劉繇卒豫章士衆欲奉鞏歆為主歆固讓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之因令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問慈須兵多少慈曰將軍量同桓

文慈誓盡死報今彼此協息兵不宜多以數十人將護足矣左右皆曰慈去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行後議者尚紛紜策曰諸君勿復言太史子義雖氣勇悍然非縱橫比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負也慈竟如期而反

草昧之秋欲匡天下之難驅駕群豪非忘怨推誠胡能悉其器用鱗甲滿胸森然疑畏又烏足以窺英主之度量乎

吳大帝孫權

魯肅將北還周瑜固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采其比以就功業權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肅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討惟有保守江東觀天下之釁因北方多務剽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

翼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待富擬其舊

時平則張昭為上士世亂則魯肅為豪才其
識度之不相為楷合宜矣非瑜烏能知肅非
權孰能信瑜讒間不行益加親厚權於是乎
知入矣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
習軍事衆畜之寧觀表必無成欲入吳以黃祖
在夏口不得過乃留依祖孫權擊祖祖軍敗權

校尉凌操急追祖寧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
復待寧如初都督蘇飛亦數薦寧于祖祖終不
用寧遂亡奔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遇之
埒於勲舊寧獻策於權曰南荆山川形便國之
西執劉表慮不及遠其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
不可後操奔謂計當先取黃祖祖破之後鼓行
而西據楚關大勢即可漸規巴蜀矣權納之張
昭時在坐難寧曰今吳下業業軍果西行必致
亂寧曰國家以蕭何之任委君君居守憂亂奚

以希慕古人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但勉建方畧令克祖何嫌張長史之言乎凌統者操之子怨寧殺其父常欲殺寧權既諭誠統仍令寧將屯它所其愛護之如此
內事不決問子布外事不決問公瑾蓋才氣局量不侔也惟主知之故兩盡其器用孫權禮重張昭至矣至進取乃爾獎掖興霸且曲善其兩難之處以保全之此其所以成霸功也乎

曹操既克荊州得其水軍舡兵數十萬騰書東吳期與孫權會獵吳中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問計咸曰曹公豺虎也托名漢相挾天子令四方拒之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為抗者長江耳今操已據有荊州閩艦蒙衝以千數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保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糧足英雄樂業當橫行天

下為漢除殘况操自逆死而可迎之邪且今壯
士未安如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
舍鞍馬仗舟楫欲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
藁草驅中原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
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
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
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
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在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遂決策拒操與瑜定計敗曹操于赤壁遂
霸江東

迴瀾徵砥柱之功扛鼎驗拔山之力洵危之
際抗難者固罕其人執咎者尤難其主非瑜
固不能拒曹而非權亦不能任瑜子布諸人
到此直歛衽退舍矣蓋嘗論此戰豈獨以固
江東業於吳有功而使老瞞不敢遽行篡奪
炎燼藉以少延又以定鼎足之形綿蜀漢之
緒其有關於世道大矣若公瑾者真奇士哉

權欲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併合之時呂蒙
為別部司馬陰賒賞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
陳列赫然權見之大悅乃增其兵後拜蒙偏將
軍謂曰卿今掌事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苦
少暇不容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
卿言多務孰與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
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諸家兵
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昔光武當戎馬倥傯手不
釋卷孟德亦謂老而好學卿何不自勉邪蒙感

勵力就學不倦後魯肅復遇蒙與言議愕異因
拊蒙背曰吾謂大弟僅武畧耳何意今者學識
英博非復吳下阿蒙矣

知將者必效於戰未戰而可辨將者莫過於
治兵此呂蒙所以傑然便見頭角也然非藉
學問力則何以弘寧濟之畧吳下阿蒙感勵
篤志卒與瑜肅媿美稱賢恢拓霸基為吳光
輔則孫權造就之功也故人主之能用將者
蓋亦多方矣

呂蒙既代魯肅屯陸口以關羽驍雄居國上流有兼并之心其勢難久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不許權恨之及羽攻樊蒙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者恐蒙襲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暫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蒙下到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迎謂蒙曰關羽接境後當不復可慮蒙曰誠如君

言柰我實病遜因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今者復建大功意驕志逸但務上進未嫌於我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將軍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漫荅之既至都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且未有遠名此非羽之所忌無復是過矣權乃召遜拜為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

周瑜薦魯肅以自代肅薦蒙蒙薦遜其才具皆克勝焉蓋忠臣之愛君憂國莫此為大也

至遜雍容一儒生尤難知而蒙克知之權克
任之卒以馘羽折備恢拓荊州竟長江之險
據而有之以壯啓霸圖真竒士也

關羽旣降于禁等得人馬數萬糧食乏因擅取
權湘關米權怒藉以發兵令征虜將軍孫皎與
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襲羽蒙言于權曰兵政貴
專委不宜兩屬至尊以征虜能即任之以蒙能
即任蒙昔周瑜程普竝為部督雖事決於瑜普
特久將復同官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戒也權寤謝之卽以蒙為大督而改命皎為後
繼

將貴專謀權不竝大師或輿尸易之所以戒
無功也然非遇知己之主如蒙所請非上疑
其專則下病其僭矣此人主所以惟在知人
也雖挈國之衆以委之固所以濟勲名而為
社稷衛也亦何嫌忌之有

甘寧性粗暴好殺旣嘗失蒙意又時違權號令
權怒欲誅之蒙輒陳請曰天下未定闔將如寧

何可易得宜少容忍之權曰子明言是也

麤猛之才戰鬪之所不廢其任情恣肆小出入時有之矣人主惟無天下之規以小忿恚不容之檢踈節過而棄之如悼棄王之於廉頗李克用之於存孝吾見亦多矣孫權乃獨能受呂蒙之諫容忍其寧其濟霸業也宜哉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于權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荅及已禽羽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

君之功也於是封琮為陽華亭侯

英主之作戰也必有帷幄之深籌心膂之密託未有功未就而可漫為之收採者也全琮圖羽策審矣然其時可以寄心膂之託者誰乎討虜於先事則寢其疏既事則褒其策且併錫之封爵與效功者等焉無勞不錄有善必揚其能鼓舞群衆而恢鼎立之霸圖也有以哉

呂蒙既克荊州未及受封而疾權迎置於館側

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咲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病少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已而竟卒

真才豈必在多一士之存亡即國勢之強弱社稷之安危係之矣東吳前非公瑾何以抗操後非子明何以制羽無二子無東吳矣謂得士果不重乎討虜亦一世之雄為創業開基之主知人亡之無與共大事也其視呂蒙之疾鞠躬屏息雖孝子仁人之奉其親不是過也雖蒙竟不起而其愛士誠惻如此為之臣者能無鑒而激乎

孫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覺之會諸將酣樂命泰解衣權手指其創痕問之泰輒記昔所戰處以對畢使復服權乃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

之重乎坐罷促駕使泰乘之以兵馬導從鳴鼓
角作鼓吹而出然盛等乃斂心

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雖國本尚爾况人
臣之效功宣力者而可以門閥論乎討虜以
徐盛等有不服周泰之心為之指其創痍而
叙其勞勩已復流涕撫之且於其前以兵馬
鼓吹導從而出以示眷禮焉人主且如此彼
諸將者能無斂氣乎蓋英主之能制馭如此
呂蒙既卒權一日與陸遜論曰公瑾雄烈膽畧

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
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遂及
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
衆張言欲以數十萬人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
咨問所宜莫敢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
修檄迎之獨子敬力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
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此其決計策意出
張蘇遠矣後雖勸孤借玄德兵是其一短不足
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

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
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
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
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
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
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苛責也然其行軍屯營
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
美也

用人之長而不知其短者不知知人之短而
弁棄其長者不宏既知其長又知其短用其
長而畧其短知其短而不廢其長且能因其
才而造就裁成之此英主之識度所以高出
一世也如孫權者近之矣魯肅而非權必以
短棄呂蒙而非權何取大成即陸遜藐然一
儒生尤為未易委托而權竟以全吳付之鼎
立三分抗衡上國不亦宜乎

漢主備自秭歸將進擊吳吳王權以陸遜為大
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漢主以黃權為鎮

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而身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號亭吳將欲擊之陸遜曰備氣方盛且乘險難卒攻卽下之難盡克若不利損我大勢非細故也今姑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諸將不解遜謀竝以為怯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屯數十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與吳相拒久不決至閏月遜議進攻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相守經七八月諸要害守已固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

事多始集思慮精專未可犯也今住久不得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初權遣孫桓拒漢於夷道為所圍求救於

遜遜未即發諸將曰安東公族也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衆心城牢糧足可以無憂待吾計展困自解也既而備果奔潰桓曰前來實怨不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又遜初受節諸將軍或是討逆舊人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此強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翦此以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所以屈諸君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破漢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邪遜曰受恩深重諸將竝國勲舊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不欲以私忿為先以濟國事耳權大悅稱善後蜀與吳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置于遜所與禪亮書必以示遜不安者輒改定以印封行之

漢先主亦一時之雄傾國而東挾忿而舉其

鋒銳未易當也而遜直以柔道擾馴之審察
彼已慮勝殊熟卒之計展謀行安東不救而
自解諸健鬪者不戰而自服揆厥所由則吳
大帝之委信深也至于別為國璽付之便宜
易置國書尤從古君臣所未聞也任人誠難
知入其要果知人矣又何嫌於任哉

魏文帝

帝將討公孫淵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
伐之議臣咸以兵多費難帝曰四千里伐人雖

用奇亦當任力豈得計費廣輒省兵耶謂懿曰
卿度公孫淵以何計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
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
耳曰三者將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已乃
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水遠守襄
平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
以六十日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帝悅懿軍至遼
東公孫淵果遣其大將卑衍楊祚率步騎逆戰
懿擊大破之會秋霖雨水暴漲軍營處深至數

尺朝議以師淹後恐雨久致困竝請罷兵帝曰
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卿等勿憂也既
而兩霄懿合圍晝夜攻之淵窘急與其子將數
百騎突圍走懿追斬於梁水之上遼東平懿振
旅還如初策

合戰可以出奇伐國必須用衆何意曹丕儒
生乃亦達此世主兵未交而先計費幾於不
重土地而重金帛得孰為多耿秉所謂與其
少發而曠持孰若大舉而疾決蓋千古伐國

之大謀制勝之長筭也師行淹兩群議紛搖
惟知懿故諒懿不然遼東役又幾虧一篲矣

晉景帝司馬師

王永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
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
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
監軍特削昭爵餘竝原之以諸葛誕為鎮南將
軍都督豫州母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
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併力討胡師從之

師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覺之遂驚反時皆咎秦機泄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責是以人皆愧悅

昔穀函之敗秦伯不咎帥而責躬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孤寔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卒以成霸西戎之功為世美談東軍之劔在事者悉燒屯走矣挫損威重莫甚於此矣衆請罪將而師乃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及陳泰請討胡也兵未集而

機先洩罪之在將又明矣而師復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咎雖其用意與秦穆殊而其引咎則與秦伯不異矣大率法行則人固知畏而恩結則人亦知感感則勸畏則懲兩皆鼓舞之道也顧在上者用之何如耳

晉文帝司馬昭

王基既抗旨破吳大將軍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

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兵法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為縻軍蓋兵情地勢必履局者知之此將所以不可從中馭也王基排衆謀抗詔旨於將道得矣而非司馬昭能假以不馭之權美其成功而不咎其既往也其能免吏議乎

晉武帝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俄而欣為虜沒

河西斷絕帝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平此虜者乎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爾隆曰陛下必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虜不足滅帝許之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立標簡試募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

鈞者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仗充給非陛下所以使臣意也帝許之并給以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樹機能等率衆萬計或乘險遏隆前設伏截後隆按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竒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

不能前隆卒悉被犀甲無留碍賊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咲詰朝召謂群臣曰若從諸卿言無秦涼矣乃下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將加勲有司奏隆已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珣駁曰前加爵命僅示獎誘今隆

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酬塞詔從珽議
賜爵加秩有差

周處取敗馬隆成功信哉人才惟上所使兵
聽自募仗隨嚴棟而又以三歲軍資裕為之
處此隆所以無內顧而竟有成功也疑情滿
腹何能用人

秦王符堅

秦王堅遣王猛督楊安等十將軍帥步騎六萬
以伐燕夏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

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
俱進卿勿以為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筭盪
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速
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冬十月猛留將
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
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
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羗請之曰今賊衆我寡
詰朝將戰成大將宜且宥之猛曰不殺成軍法

不立羗固請願與成就戰以贖猛弗聽羗怒嚴
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羗曰受詔討遠賊今
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耳猛謂羗義而有勇
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羗詣猛謝
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况
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
之衆皆踊躍競進猛望燕兵衆謂鄧羗曰今日
非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在茲一舉將軍強之
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

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
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寢弗應猛馳就許
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
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
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
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
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
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
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

不踰時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
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十一月秦王留
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帥精銳十萬七日而至
安陽猛潛入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
今將軍臨敵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
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威靈擊亡虜譬如釜中
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陛下將忘臣
灞上之言邪遂滅燕赦其君臣收其土田戶口
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

符堅之任王猛誠不忝齊桓而王猛之受任
滅燕亦無慙樂毅君臣相遇蓋自昔高之矣
而最所難者則猛之馭鄧羗也馴虎擾龍急
之則變生緩之則誤事而卒委曲之以濟功
名也偉矣蓋將領中自有一等別調須另著
眼蜀中自趙雲喪僅一魏延耳猶可以當一
面之寄而孔明乃不能容納之另著一眼以
駕御之以羗事狀較之其不及猛之度量遠
矣

丞相猛既班師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羗為司隸
秦王堅乃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
重非所以優禮名將昔光武不以吏處功臣實
貴之也羗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
平匈奴南蕩楊越羗之任也司隸何足以擢之
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臨戎者必有不馭之權經國者則有不易之
體蓋君與相交相為贊者也潞河之役非鄧
羗烏能破燕而非司隸之許烏能用鄧世豈

有非君命而可以司隸許人者乎此猛之權
也符堅明主也達此矣既不背猛以虧當局
之信又不與羗以紊經國之體稱引古義優
詔褒之進之以鎮軍將軍而位之特進焉是
豈獨能善將將又善相相矣而君與臣兩濟
其美矣可謂夷主也不足濃哉

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
日費萬金攻小城而久無效請徵詣廷尉秦王
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應貶戮但師已淹久不

水滸紀 卷三 三十三
宜虛返其暫原之俾以功贖使黃門侍郎韋華
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之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
裁勿復持見吾也丕等得詔惶恐督諸軍併力
攻襄陽晉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
襄陽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懈不設
備二月襄陽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
內應丕受之促諸軍進攻之戊午克之執朱序
送長安

王猛至經國之才符堅亦英主之最故丕以
帝子濟伐無功而令御史得而論之雖暫寬
其誅而遣使誚讓直以劍授之謂來春不捷
可自裁也此真得馭將之方者貴而不令驕
威而不至猛大率皆猛之妙用而堅所藉以
成霸功也乎

將將紀十二卷終



